



一力
文库

047

A SAND COUNTY ALMANAC 沙郡年记

野外文学的经典之作，足以与梭罗的《瓦尔登湖》相媲美。

——Don H. Meredith

There are some who can live without wild things, and some who cannot. These essays are the delights and dilemmas of one who cannot.

——Aldo Leopold

[美] 阿尔多·李奥帕德 著 岑月 译

Aldo Leopold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郡年记 / [美] 李奥帕德 (Leopold, A.) 著; 岑月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1.4

ISBN 978-7-5426-3471-9

I. ①沙... II. ①李... ②岑... III. ①散文—作品集—美国—现代—汉、英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4712 号

沙郡年记

著 者 / [美] 阿尔多·李奥帕德

译 者 / 岑 月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叶 庆

特约编辑 / 刘亚男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张莹

监 制 / 研 发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198 千字

印 张 / 14.75

ISBN 978-7-5426-3471-9/I · 510

定 价 : 32.00 元

目 录

第一部分 沙郡年记

一 月

一月融雪 / 3

二 月

好像木 / 6

三 月

雁群归来 / 17

四 月

河水高涨 / 22

葶 苈 / 24

大果橡 / 25

空中舞蹈 / 27

五 月

从阿根廷归来 / 31

六 月

一首关于钓鱼的田园诗 / 33

七 月

巨额的财富 / 37

草原诞辰 / 39

八 月

青青河边草 / 45

九 月

灌木丛中的合唱 / 47

十 月

暗金色 / 49

起得太早 / 52

红灯笼 / 54

十一月

如果我是风 / 58

手拿斧头 / 59

坚固的要塞 / 64

十二月

动物的活动范围 / 67

雪地上的松树 / 69

65290 / 75

第二部分 地景特质

威斯康星州

沼泽挽歌 / 81

沙 郡 / 87

“奥德赛” / 90

旅鸽的纪念碑 / 94

弗朗波 / 97

死亡中的弗朗波 / 101

伊利诺伊州和爱荷华州

伊利诺伊州巴士之旅 / 102

挣扎的红腿 / 105

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

山 顶 / 107

像大山一样思考 / 112

艾思卡迪拉山 / 114

奇瓦瓦和索诺拉

瓜卡马亚 / 118

绿色环礁湖 / 120

加弗兰之歌 / 127

俄勒冈州和犹他州

旱雀麦当家 / 132

曼尼托巴省

克兰布依市 / 136

第三部分 乡野情趣

乡 野 / 143

人类的闲暇 / 146

环 河 / 151

大自然的历史 / 162

透视美国文化中的野生生物 / 168

观 鹿 / 178

大雁的音乐 / 180

第四部分 结局

土地伦理

伦理的演进 / 187

社群概念 / 189

生态良心 / 192

土地伦理道德的替代品 / 194

土地金字塔 / 198

关于自然资源保护的争论 / 203

前景展望 / 206

野 地

残余野地 / 210

供休闲娱乐的野地 / 213

供科学研究之用的野地 / 214

供野生生物生存的野地 / 217

野地的捍卫者 / 219

环保美学

一 月

一月融雪

每年，仲冬过后，沙郡的雪便开始融化，悄无声息的。大自然真神奇，一夜之间，厚厚的积雪都消融了。融化的雪水汇成了条条清澈的小溪，溪水轻轻地拍打着这片刚刚苏醒的土地，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这声响，唤醒了夜里熟睡的生命，也引起了某些冬眠动物的骚动。你看，那昨天还蜷缩在洞穴里的臭鼬，今天便开始伸展身体。此时，它正大胆地拖着肚皮，在湿漉漉的雪地里奔跑着。在这不停循环的世界中，这一切，就算是一年中生命最早的悸动。

臭鼬，在田野上径直奔跑。它仿佛完全不受大自然的掌控，对俗世也毫不在意。老实说，这种情形在其他季节是极难遇到的。我因此悄悄跟在它后面，想一探究竟——看它到底想怎样，它的胃口又如何。

每年的一至六月，沙郡都能带给我们快乐，而且越来越多。一月，我们追寻臭鼬的足迹，搜寻山雀的脚环，我们能知道鹿儿偷吃了哪些松树的细嫩枝叶，还可以看看麝鼠怎样占据了貂儿们的家。仅仅这些，就够我们忙活的了。可以说，一月极简单又恬静，而且还有点令人应接不暇。每当这个时候，我们不仅能够知道大家都在干什么，还可以想想它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我一直兴致勃勃地追寻着臭鼬，突然，一只田鼠浑身湿漉漉地

从眼前跑了过去。我有些纳闷：这大白天的，它跑出来做什么？难道是因为雪融了，跑来发泄一下它的怨气？是的，雪融化了，一旦雪融了，那令它引以为豪的雪下杂草中的秘密通道便完全暴露了，这真是太逗了。我想，那红彤彤的太阳肯定在嘲笑这个它赖以生活的生存之所！

事实上，在自然界中田鼠算得上是一名理性的公民。它很清楚：当小草长高了，就可以将其储存在地下，组成许许多多的草堆儿；当大雪纷飞时，它们便在雪地里打通一个个暗道，将这些草堆儿一个个连接起来——这样，它们便能完善地建立起自己的生活供求和运输系统。对田鼠来说，积雪就意味着它们可以不用再忍饥挨饿，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不远处，一只毛脚鳊正在空中来回盘旋。突然，它静止不动了，并且像只翠鸟似的俯视着它身下的那块低洼地。然后，它便宛如一只发射了的炮弹，笔直地射入下面的沼泽之中。等了很久，它也没有再飞起来。我知道，它肯定是捕捉到了最爱的美味——那令人为其性命担忧的“田鼠工程师”。现在，它定是在享受这顿美味大餐了。唉，可怜的小家伙，你想要来这里视察你的家园，也应该选择在属于你的夜晚再来。

我想，毛脚鳊可能完全不知道小草为什么会生长，但是它却敏锐地感觉到，雪融是其捕捉田鼠的大好时机。于是，它怀着雪融带来的满心欢喜，离开了那遥远的北极地区。对毛脚鳊来说，融雪即代表自己再不需要为食物不够维持生命而发愁了。

随着臭鼬的足迹，我踏进了一片森林，眼前便是一块林间的空地。这里的雪，早让兔子们踩踏得十分结实；如果足够细心，你或许还能发现雪面上依稀残留的兔子粉红色的尿渍。橡树的枝条已经抽出了嫩芽，然而从橡树上残留的齿痕中，我们一眼便能看出兔子在雪融后进发的快乐让这些幼小的生命受到了伤害。更为有意思的是，那一簇簇的兔毛，告诉人们这里曾经爆发了一场雄性之间的争斗：那些发情的公兔们，为了赢得母兔的青睐，不惜以这种方式来显示

自己的勇敢与无畏。继续往森林走，我发现了一块血斑，血斑周围是猫头鹰的翅膀划过留下的弧形印痕。显然，积雪的消融既让兔子们找到了丰盛的食物，同时也让它对自己的安全掉以轻心。这个时候，猫头鹰使用鲜血提醒它们：即使醉心于春天的美景之时，也不能完全忽视安全问题呀。

臭鼬的足迹继续向前伸展。看上去，不管任何食物，或者任何邻居都无法吸引它。我想弄明白它究竟在想些什么？是什么原因让它离开温床？它为什么要走这趟雪地之旅，难道它怀抱着浪漫的想法？最终，寻着它的足迹，我发现这令人难以琢磨的家伙钻进了一堆浮木之中后便了无踪迹。这时，旁边的原木里传来了清凉的滴水声。我想，这个小家伙一定也听到了。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禁回味起这一切，并久久不能释怀。

二 月

好橡木

倘若你没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农场，那么你就极其容易产生两种错觉：一、你会误以为每日自己餐桌上的早餐均是从食品店里买来的；二、你会以为冬天里给你温暖的暖气来自暖气炉。

为了避开第一种错觉，你最好自己亲手开辟一个菜园子，而且你的这个菜园子最好远离食品商店，以免让你继续产生错觉。

为了避开第二种错觉，你最好能将一块劈好的优质橡木放在壁炉上的柴架上，而且你的家中最好没有暖气炉。如此，当二月屋外暴风雪肆虐时，你便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那橡木正温暖着你的小腿。如果你已经砍伐并劈好了你的橡木，并将其拖回屋子里堆积好，直到这个时候，你那聪慧的头脑便会告诉你——到底是谁在严冬里给你带来温暖。这一切，是那些一到周末就骑坐在取暖器上的城里人无法体会到的。

现在，在我身旁的壁炉柴架上烧得通红的橡木，原本生长在一条蜿蜒曲折、顺沙丘而上的移民古道旁的斜坡上。砍下那棵橡树时，我曾做了一番测量，发现树桩的直径足有 30 英寸，整整 80 个年轮。据此，我可以断定这棵橡树定是生于一八六五年，即南北战争结束之时，它便生了第一个年轮。然而，从橡树的生长过程来看，在其生长的头十年或更长的一段时间里，每个冬天，它都会遭受兔子剥

掉其表皮的厄运；直到来年夏天，它的表皮才能够重新生长出来。的确，每一棵橡树的幸存，都可以归功于兔子们的疏忽或者其数量的衰减。我深信，总有一天，某个毅力非凡的植物学家将会绘制出橡树生长的频率曲线，到那时候，人们将能清楚地看到这条曲线每十年便会隆起一次，而每个隆起的部分恰是兔子数量减少的那个周期。（由于这种物种之内及物种之间永恒的斗争，动物群和植物群获得了共存共荣。）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当这棵橡树正在生长年轮的时候，极有可能刚好碰到了兔子繁殖的衰退期。但是，那粒长出这棵橡树的橡子，恐怕早已在其发芽前十几年便落户于此。想必，那个时候还有有篷的马车从它的旁边飞驰而过，一直奔向大西北。或许，正是由于这些迁徙的车马破坏了道路两旁的植被状况，这才使得这粒橡子能够在阳光下伸展出其第一片嫩叶。实际上，每千粒橡子中只有一粒能够抵挡住兔子的残害，成长茁壮；其余的则在其刚开始生长时，便湮没在莽莽草原之中了。

值得欣慰的是，这粒橡子并未遭受到绝大多数同伴相同的厄运，而是顽强地活了下来，并在体内积聚了八十多个年头的六月阳光的能量。如今，当我用自己的锯子和斧子把它带回家后，这些久藏的能量被释放了出来，在经历了八十多载的大风雪后，这棵橡树温暖了我的小屋，还有我的心灵。每一缕从我的烟囱中升起的轻烟，都像是在向众人诉说太阳的功绩。

看起来，我的小狗并不在乎家里的暖气是从何而来的，但却对是否有暖气、暖气供应的快慢十分关切。事实上，它一直深信它能够制造出暖气，而且觉得非常神奇。每当我在寒冷而漆黑的拂晓起床，颤抖着跪在炉边生火的时候，它总是习以为常地挤过来，就站在我放在灰烬上的引火木柴之间。于是，为了点燃那些柴火，我拿着火柴的手不得不从它的双腿间小心翼翼地穿过。你瞧，小家伙那份期待暖气的坚定信念，令你不得不相信那便是一种愚公移山的信念。

回头想想，让这棵独特的橡树无法成材的是一道闪电。那是七

月的一个夜晚，一声霹雳巨响惊醒了沉睡的我们。我们意识到适才一定是附近的某一处遭受到闪电的重击了。不过，由于家人都平安无事，所以我们便又各自回头睡觉。生活中，人们往往都是以自己作为检测万物的标准，遇到闪电时，尤其如此。

翌日清晨，当我们漫步于沙丘上，与金光菊和车轴草一起为昨晚那场雨欢欣雀跃时，不经意一瞥，发现了一块从路边橡树的躯干上新掉下来的树皮。失去了树皮的橡树树干上留下了一条长螺旋状的白色疤痕，足有一英尺宽，木质尚未变黄，显然它还没有被太阳暴晒过。又过了一天，我们再去看那棵橡树的时候，树上的叶子已经开始枯萎了。这时我们才意识到，那晚的闪电为我们准备好了三大捆过冬的柴薪。

我们不禁为这棵历经沧桑的老树的逝去而叹惜，同时我们也坚信：它还有无数的子孙后代正勇敢挺立在这片沙地上，担负起成材的重要任务。

接下来，这棵老橡树虽然已经无法享受阳光了，但我们还是让它又沐浴了一年的阳光。在这一年里，它得到了充分的风干，成了优质的柴薪。然后，在一个清爽的冬日里，我们带上一把刚刚锉好的锯子，朝它形同堡垒的底部锯割起来。当锯子切入树干的那一刻，蕴涵了历史芳香的细碎木屑便从锯子切口飞溅出来，没多大一点工夫，就在两个跪着的锯木者身前的雪地上形成了两个小堆儿。对我们来说，它们不仅仅只是两堆木屑，它们是一个世纪完整的横切面。我们的锯子，就这样穿过那些古老的年轮，十年又十年地，终于读懂了这棵橡树一生的意义。

锯子拉了十二下后，就切入到我们入主农场那几年的岁月——在那些年头，我们逐渐学会了如何去爱惜脚下的这片农场。瞬间，锯子又将记忆切回到前任农场主的那几年，前任农场主——那是一个私酒酿造者，他憎恨这片农场，于是盘剥了这片土地上的所有财富，还烧毁了自己的房子。最后，他把这片一无所有的土地（连同拖欠的税赋）扔给了郡县去管理，自己却消失得无影无踪——成了经济

大萧条期间那群没有土地的无名氏之一。可是，尽管如此，在他管理这片农场的这段时间里，这棵橡树还是义无反顾地成长了起来，为这个刻薄的主人积累了丰厚的财富。而且，出自那些年的橡树锯屑，就像出自于现在的一样——一样的芬芳，一样的香甜，一样的粉艳。很好，在橡树的心目中，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在经历了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六年的尘暴和干旱后，这位私酒酿造者最终放弃了曾属于自己的土地。我们仍然没有忘记，那几年，从他的蒸馏房里袅袅升起的橡木烟，以及来自燃烧的沼泽地里的泥炭闪闪发亮的火光，一定让空中的太阳也变得暗淡无光。如今，由政府机构主持的各种自然资源保护措施已经在这里广泛开展起来了，但是锯木屑依旧没有任何变化。

正当我们沉浸在回忆中时，耳边忽然传入了锯木带头人的声音：“大家休息会儿！”于是，我们便停下来喘口气儿。

一会儿，我们的锯子又切入了巴比特的二十年代。当时，一切事物都在愚蠢和狂妄的氛围中变得更加庞大、更加强大——直到一九二九年的股市突然崩盘，这种现象才算罢休。我们知道，即使这棵橡树听到了股市崩盘的消息，它的材质依然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事实上，它甚至对州议会在此期间发布的几项爱护树木的措施都表现得那么安静和淡然，如：一九二一年通过的一项新的森林法令，一九二四年预定在上密西西比河低地设立一个大型保护区的决定，一九二七年制定的国家森林及森林伐木法，都不曾让它心中泛起一丝波澜。同样，当一九二三年本州迎来第一只棕鸟，一九二五年本州最后一只貂死去，它也都没有任何表示。

一九二二年三月，“大冰雹”摧毁了这棵橡树附近所有的榆树，但我们这棵橡树却没有受到任何损毁。是啊，对于一棵真正的优质橡树而言，一吨左右的冰雪又算得了什么呢？

“休息！”正当我们遐思万千时，耳边又传来了带头锯木者的吆喝声，于是我们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随着锯子的拉动，我们的思绪又飞到了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〇

年这段时间，那正是人们大做“排水造田”之梦的十年。那个时候，人们用蒸汽挖土机汲干了威斯康星州中部的沼泽地，试图在那里开辟出大片的农田来，谁知却只得到一堆堆的灰烬。我们的沼泽地逃过一劫，倒不是因为那些工程师们的慎重或自制，而是因为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六年期间，每年的四月份河流都要淹没这片沼泽地，而且来势汹汹。或许，这是河水针对人类的一种防御性反扑。可是，即使面对这样的情况，这棵橡树仍然勇敢地生长着。一九一五年，即使最高法院废除了州立森林，州长菲立普自以为是地宣布“州立林业不是一项好的商业计划”，这棵橡树也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成长决心和姿态。（或许州长并没有想过，好的事物，甚至好的商业，都有多重含义。另外，他可能也没有想过，当法院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好”的定义时，火灾却在大地上诠释了“好”的另一个含义。本来，身为州长，他是不应该在这些事情上有丝毫疑惑的。）

然而，就在林业处于衰退期的这十年里，动物保护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一九一六年，雉成功地在瓦克夏郡安了家；一九一五年，联邦法令明确规定人们不得在春天狩猎；一九一三年，出现了第一座州立猎场；一九一二年，“雄鹿法令”出台，为雌鹿提供了必要的保护；一九一一年，全州各地纷纷建立起各种保护区以后，“保护区”便成了一个神圣的词汇；可对橡树而言，这一切跟它都没有关系。

“休息！”带头锯木者再次喊出休息口令，于是我们便又停下来歇会儿。

思绪飞舞，我们又来到了一九一〇年。那一年，一位堪称伟大的大学校长出版了一本有关自然资源保护的书；一次严重的叶蜂流行病摧毁了数百万棵美洲落叶松；一次严重的干旱使得无数的松柏枯干而死；一辆大挖泥船淘干了霍利康沼泽里的水。

我们切入到一九〇九年，那一年，胡瓜鱼首度被放养于五大湖中，而当年夏季的潮湿空气也让州议会削减了森林防火的经费。

时光倒流到一九〇八年，那一年气候非常干燥，随之引发了一场森林大火，威斯康星州的最后一只美洲狮便葬身于熊熊烈火之中。

一九〇七年，一只流浪的猓狽在寻找自己的乐土时不幸迷失了方向，最终在丹恩郡的农场上丢掉了性命。

一九〇六年，第一任州政府的林务官正式上任了；同样在这一年，一场森林大火吞噬了数个沙郡的 17000 英亩林地。

一九〇五年，一群苍鹰从北方飞到这里，将当地的松鸡吃得干干净净（毫无疑问，它们肯定曾驻足于这棵橡树之上，吃掉了我的一些松鸡）。我们切入到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三年，我们遇到了有史以来最严寒的冬天。然后是一九〇一年，我们承受了最为严重的旱情（全年降水量仅有 17 英寸）。最后是一九〇〇年，那个关于希望和祈祷的百年，而橡树也只是一如既往地增添了一个年轮而已。

这时，旁边带头的锯木者又下达了休息的口令，于是我们停下来歇会儿。

接下来，我们的锯子切入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这十年是被那些将目光从乡村转向城市的人称为快乐的日子。一八九九年，最后一只旅鸽在路过北方两个郡外的巴卡克附近时，被子弹射中。一八九八年，在一个干燥的秋天过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冰冻三尺的寒冬，结果造成无数苹果树纷纷死去。一八九七年，另一个干旱的年份，另一个林业委员会成立。一八九六年，仅仅史本那村就有 25000 只草原松鸡被装船运往市场。一八九五年，另一个森林大火年。一八九四年，又一个干旱无雨年。一八九三年，“蓝知更鸟风暴”年——这年三月的一场大风雪，让迁徙而来的蓝知更鸟几乎全军覆没（此前，蓝知更鸟总是歇脚在这棵橡树上，但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这种情形便发生了变化）。一八九二年，森林大火再次发生。一八九一年，松鸡周期性稀少年——松鸡数目在此时达到了低谷。一八九〇年，“巴布科克牛奶测试器”问世，这种机器使得半个世纪之后的海尔州长夸口说威斯康星州已经成为了美国的牛奶制造厂。如今，就连州里的汽车牌照上，都在展示这一令人感到自豪的地区特色，这恐怕是“牛奶测试器”的发明者巴布科克教授本人，当年也没能预料到的结果吧。

同样是一八九〇年，为了替草原之州上的乳牛建造一个红色的谷仓王国，我的好橡树亲眼目睹了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松树筏顺着威斯康星河成列而下，去往下游。现在，那些优质的松树站在牛群与风雪之间，正如这棵橡树站在我和风雪之间那般。

“休息！”耳朵里又传来了领头锯木者的吆喝声，我们又休息了一会儿。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整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岁月。一八八九年，这一年气候异常干燥，植树节正式被宣告成为一个节日。一八八七年，威斯康星州任命了州历史上首位渔猎法法官。一八八六年，州立农业大学第一次为农民举办了短期的培训课程。一八八五年，一个前所未有的漫长而酷寒的冬天揭开了这一年的序幕。一八八三年，麦迪逊大学的系主任 W.H. 亨利在他的一份报告中指出，那一年的花儿比往常足足晚了十三天开放。一八八二年，曼多塔湖的解冻时间比以往多用了一个月，这是由于一八八一到一八八二年间的历史性大雪和酷寒。

依旧是在一八八一年，威斯康星州的农业协会为了一个问题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如何解释在最近的三十年里，全国范围内都涌现出了黑色的橡树次生林？事实上，我心爱的那棵橡树便是其中一员。围绕这个问题，大家各执一词：有人认为这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有人则认为是南迁的鸽子吐落的橡子所造成的。

“休息！”领头锯木者再次发出休息口令，于是我们停下来休息一下。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生活——这十年，正是威斯康星州疯狂种植小麦的时期。一八七九年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当蛱蝶、麦长蝥、锈病和贫瘠的土壤摆在威斯康星州农人面前时，他们这才意识到在种植小麦的竞赛中，自己根本不是西部草原的对手。我不由得怀疑，我脚下的这片农场也参加了那场竞赛，而我心爱的橡树正北面的风沙地，便是当时过度栽植所酿成的恶果。

依旧是一八七九年，鲤鱼终于被放养到了威斯康星州的河流里；

偃麦草也从欧洲偷渡来此。一八七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在麦迪逊的德国卫理公会教堂的房顶上，六只远道而来的草原榛鸡站在那里怡然自得地欣赏着这个成长中的城市。十一月八日，有报道称，麦迪逊的市场中挤满了待售的鸭子，每只鸭子的售价仅一毛钱。

一八七八年，一位来自梭克急滩的猎鹿人大胆预言：“在往后的岁月中，猎人的数量恐怕将要超过猎物本身了。”

一八七七年九月十日，一对在马斯基戈湖畔持枪打猎的兄弟，在一天之内便猎获了 210 只蓝翅鸭。

一八七六年，这是威斯康星州有史以来最湿润的一年——年降水量达到了 50 英寸。或许正是这些大雨的缘故，这一年草原榛鸡的数量比往年大大减少了。

一八七五年，4 个猎人在威斯康星州往东一个郡外的约克草原上猎杀了 153 只草原榛鸡。也是在这一年，美国渔业委员会在距离我的这棵橡树以南 10 英里的魔鬼湖中放养了不少的大西洋鲑鱼。

一八七四年，首批由工厂制造的带刺金属丝被钉在了成千上万的橡树上。我真心希望眼下的这棵橡树中没有这类人工制造的玩意儿。

一八七三年，仅一家芝加哥公司就收购了 25000 只草原榛鸡，并在市场上销售。而那一整年，芝加哥的草原榛鸡交易数量达到了惊人的 60 万只——平均每打榛鸡的交易价格为 3.25 美元。

一八七二年，在西南面两个郡外的地方，威斯康星州的最后一只野生火鸡遭到了猎杀。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十年，可以说既是结束拓荒者对小麦狂热幻想的十年，也是拓荒者们结束鸽子猎杀浪潮的十年。

一八七一年，据估计大约有 1.36 亿只鸽子，在我的这棵橡树往西北方向延伸 50 平方英里的一个三角区域内筑巢安家——我想，其中肯定有几只鸽子就曾栖息在这棵橡树上，因为当时的它已是一颗足有 20 英尺高的茂盛小树了。不幸的是，这些鸽子遭受到了一群又一群的拿着网子、猎枪、棍棒和盐砖的猎鸽者的捕杀。于是，一列又一列的火车满载着那些死去的精灵，开往东部或南部的城市，在那里，